

朱自强 吴广孝 主编

小说卷

诺贝尔
文学奖
获奖作家
儿童文学
作品



小红马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朱自强 吴广孝 主编

小说卷

诺贝尔
文学奖
获奖作家
儿童文学
作品

小红马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22088 / 100

〔吉〕新登字 04 号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儿童文学作品

小红马

朱自强 吴广孝 主编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0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 插页 印数：1—6 000 册

ISBN 7-5385-1312-4/I·271 定价：13.00 元

序

浦漫汀

儿童文学自产生以来，其创作主体历来有两类人。一类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儿童文学作家；另一类是兼职为儿童创作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成人文学）作家。别林斯基曾说过：儿童文学作家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好，兼职为儿童创作的成人文学作家也好，其艺术心性中都必须具有“生就的”儿童文学天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专业儿童文学作家越来越多，其作品的儿童文学特征越来越鲜明，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成人文学作家在兼职为儿童写作，这些成人文学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给儿童文学园地带来了一股别具一格的清新的气息。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本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始终以其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巨大影响而据有独特的地位。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包括历史学家们，都把它作为自己所能拥有的最高荣誉。尽管人们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每个作家评价不一，但就总体而言，应该承认这些作家达到了文学的一流水准。

现在，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由朱自强、吴广孝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儿童文学作品集》，把一流

2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儿童文学作品

文学家发挥自己“生就的”儿童文学才气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送到我们面前，我感到，对于在心灵成长中需要多种营养的儿童读者来说，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的精神食粮。

入选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有许多属于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比如瑞典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英国吉卜林的动物小说、比利时梅特林克的《青鸟》、美国斯坦贝克的《小红马》等等。在这些作品身上闪烁着作家深厚的一般文学修养与儿童文学才华的双重光辉。

我想，有过一定的儿童文学阅读量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体验，那就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平庸之作实在太多了。儿童读者当然不希望自己的有限而宝贵的时间白白花费在平庸作品之上。在这里，我愿意向儿童读者们推荐这部佳作集锦式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儿童文学作品集》，我相信儿童读者捧起它，会很快步入充满快乐的艺术世界。

目 录

音乐迷扬科·····	〔波兰〕 显克微支 (2)
莫格里的兄弟们 ·····	〔英国〕 吉卜林 (13)
老虎! 老虎! ·····	〔英国〕 吉卜林 (38)
白海豹 ·····	〔英国〕 吉卜林 (59)
“里基—蒂基—塔维” ·····	〔英国〕 吉卜林 (83)
国王的象叉·····	〔英国〕 吉卜林 (103)
在丛林里·····	〔英国〕 吉卜林 (127)
小红马·····	〔美国〕 约翰·斯坦贝克 (166)
班长探案·····	〔日本〕 川端康成 (255)
校庆·····	〔日本〕 川端康成 (270)
弟弟的秘密·····	〔日本〕 川端康成 (285)
暑假作业·····	〔日本〕 川端康成 (298)
歌鸪温泉·····	〔日本〕 川端康成 (313)
信鸽展翅·····	〔日本〕 川端康成 (328)
小狗艾珂·····	〔日本〕 川端康成 (345)

190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亨利克·显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波兰作家。生于华沙附近的伏拉·奥克热雅村。曾考入医学院，后转入文学系。在大学时即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音乐迷扬科》、《火与剑》、《洪流》、《伏沃筵约夫斯基先生》、《你往何处去》、《十字军骑士》等。“因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显著功绩”，获诺贝尔文学奖。

音乐迷扬科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

他一生下来又瘦小、又羸弱。那些围在产妇床边的女邻居们，看到母子这样的虚弱，都摇起了头。铁匠老婆西摩诺娃，是个最聪明的女人，她便安慰起病人来。

“把蜡烛拿来，”她说，“我在你们床头点起蜡烛，看来你们是毫无希望的了，我的大嫂。你们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赶快去把神父找来，请他宽恕你的罪过。”

“对！”另一个女人说，“该马上给孩子受洗礼，看来他等不到神父来就会死去。不要让孩子死了成野鬼，让他安心走吧！”

她一边说，一边点着了蜡烛，随后便抱起了孩子，把水洒在他的身上，使他眯了眯眼睛，然后她又说道：

“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给你洗礼，并赐名为‘扬’。现在你已经是天主教徒的灵魂了，你可以从什么地方来就回到什么地方去啦！阿门！”

然而，这个天主教徒的灵魂一点也不想回到他来的地方去，也不想离开他那瘦弱的躯体。相反地，他两只小脚拼命乱蹬，还啼哭起来，不过哭声是那样的微弱和悲哀，连

在场的妇女们都说：“这真像是只小猫在叫哩！”

他们派人去请神父。神父到来后，干完了他那一套仪式，便马上离开了。病人的情况慢慢好转。过了一个星期，她便下地干活了，婴儿虽然是奄奄一息，但还是活下来了，直到第四年的春天，当布谷鸟开始咕咕叫的时候，他的病情才有了好转，时好时坏地活到了十岁。

他的身体一直都很瘦小，皮肤晒得黑黑的，肚子鼓得很大，两颊凹了进去，一头差不多全是淡白色，像亚麻那样的头发，遮盖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这双眼睛看东西来，仿佛在眺望遥远的地方。冬天，他时常坐在炉子的后边哭泣，不是由于寒冷，便是因为肚子饿的时候母亲没有把吃的东西放在炉子上或者锅里。夏天，他只穿着一件衬衣，腰上系着一根布条子，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他常常像小鸟那样，从草帽的破边下朝上仰望。他的母亲是个贫穷的雇工，天天像寄居在别人屋檐下的燕子那样度日。虽然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很爱她的孩子，可是她也经常打他，还把他叫做“窝囊废”。他才八岁的时候，便开始去放猪羊了，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他便到树林里去采菌子，树林里的狼没有把他吃掉，那只好说是上帝对他的怜悯。

他是一个非常迟钝的孩子，像别的乡下孩子一样，和别人说话时，喜欢把一个手指放进嘴里。谁也不相信他能长大，更不信他将来会成为他母亲的安慰，因为他很懒惰。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他只有一种爱好，那就是音乐，他到处都能听到音乐。等他稍稍长大一些，除了音乐，他就什么也不想了。有时，他到树林里去放牲口，或者拿着篮子去采野果子，就常常空手回来，还

啾啾说：

“妈妈，树林里在奏什么音乐？啊！啊！”

母亲便回答他说：

“我给你奏音乐，我给你奏音乐，看你还怕不怕！”

于是她就拿起木勺来敲他，给他“奏”一顿音乐，孩子便哭喊起来，连连保证他以后不再犯了。但他心里还是想，树林里确是有一种音乐在演唱……到底是什么在演唱呢？他搞不清楚，只知道松树、山毛榉、白桦、黄莺，一切都在歌唱，整个树林都在歌唱。

回声在歌唱……田野上艾草也在歌唱，麻雀在房边的果园里啾啾叫，连樱桃树也在摇动奏出音乐。傍晚，他听到村里发出的那些声音，就认为整个村庄都在演唱。有一次人家派他去干活，让他扬粪，风吹着木杈，他也认为是在奏乐。

有一次，监工看见他头发散乱，呆呆地站在地里听那风吹木杈的声音……监工一看到这样，就解下皮带，给了他一顿教训。可是这对他有什么用呢！大家就叫他“音乐迷扬科”^①……春天，他从屋子里跑出，到河边去吹牧笛。夜里，当青蛙咯咯地叫鸣，秧鸡在草原上歌唱，苍鹰迎着露水在呀呀高叫，公鸡在篱笆后面引颈啼叫的时候，他便睡不着觉，一心一意地听着，他到底听到了什么音乐，那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他母亲不敢带他到教堂去，因为风琴一响或甜蜜的歌声一起，这孩子的眼睛就仿佛蒙上了一层浓雾，真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① “扬科”是“扬”的爱称。

晚上，巡夜的人在村里转来转去，为了不打瞌睡，就数起天上的星星或者对狗低声地说着话。他常常看到扬科穿着一件白衬衣，在茫茫夜色中跑到酒店那里，他不进酒店，而是到酒店旁边便停住了，藏在墙下听着。酒店里面的人在跳“奥贝列格舞”^①，有时一位跳舞的青年会高叫一声“乌哈！”还可以听到皮靴的踢踏声，或者听到姑娘们的“想要干什么”的声音。小提琴轻快地唱着：“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多快活！”大提琴用低沉庄严的声音伴和着：“上帝赏赐！上帝赏赐！”窗户被灯光照得通亮，酒店的每一根柱子好像在颤动、在歌唱、在演奏，而扬科在倾听……

若是他有这样一把能轻快地奏出“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多快活”的小提琴，他会多么高兴啊！就是要这样一些会歌唱的薄木板，唉！他能从什么地方找到它呢？什么地方会做这样的提琴？只要让他拿一拿，他就会心满意足的！……可是他只能听，直听到巡夜人在他背后的黑暗中叫了起来：

“还不快回家去，你这个夜游神！”

于是，他只好赤着脚，尽快地跑回家去，在他身后的黑暗中正传来小提琴的声音：“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多快活！”还有大提琴的庄严的低音：“上帝赏赐！上帝赏赐！上帝赏赐！”

只要收获节上或者在别人的婚礼上能听到小提琴的演奏，那对他说来，就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了。过后他便坐在炉子后面，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双炯炯发亮的

① 奥贝列格舞是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

眼睛，像猫一样在黑暗中望着。后来，他自己用薄木板和马尾做了一把小提琴，虽然不能拉出像酒店小提琴那样优美动听的音乐来，但还是能发出轻得像苍蝇和蚊子叫那样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提琴，他也从早到晚地拉着。为了这事他挨过不少的拳打脚踢，甚至被打得像一只伤痕累累的不成熟的苹果，他就是这样天性。这孩子越来越瘦，可肚子还是那样的胀大，头发越来越浓密，经常流泪的眼睛鼓得越来越大，而他的面颊和胸膛凹陷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他完全不像别的孩子，倒像他那把刚刚能发出一点声音的用薄木板做的小提琴。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他差点饿死了，因为他常常只能靠吃生胡萝卜和占有一把小提琴的愿望来过活。

但是这种愿望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

庄院里的仆人有一把小提琴，他有时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拉起来，以博得女仆的欢心，扬科常匍匐在牛蒡中，尽量接近饭厅那敞开的大门，以便很好地看看小提琴，它正好挂在门对面的墙上。这当儿，孩子通过眼神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奉献给了小提琴，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他最最珍贵的东西，也是他一件无法得到的圣物，甚至连摸一摸都不配。可是他又非常渴望得到它，哪怕在手中摸一摸，或者在近边饱看一顿也好……这颗可怜的小小的农家孩子的心，被这种欲望激动得颤抖起来。

一天晚上，饭厅里空寂无人，地主夫妇早就到国外去了，仆人也到女仆那边去了，房子显得空荡荡的。扬科蜷伏在牛蒡丛中，通过敞开的大门，久久地望着他那个寄托

着全部愿望的目标。正好这时候皓月当空，月光透过窗子斜照着饭厅，在对面的墙上映出了一个明亮的大四方形，这个四方形慢慢地靠近小提琴，最后完全照在琴上。在黑暗中，这小提琴好像发出了一种银光，特别是它那凸出的琴腹被照亮得如此强烈，使得扬科几乎都不敢对直看它，在这皓洁的月光中，凹进去的琴腰、琴弦和弯把，所有这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晰，琴钮亮得就像圣约翰节的萤火虫那样，旁边挂着的琴弓就像一根银条。

啊哈！所有这一切真是美妙而又神奇，扬科越看越入迷。他蹲在牛蒡丛中，两只肘臂支撑在瘦骨嶙嶙的膝盖上，张着嘴，望着，望着……恐惧使他止步不前，难以抑制的欲望又推着他向前。不知是魔力还是什么，那小提琴在月光中像是在向他靠近，仿佛直向他游来……有时显得暗淡，有时又亮得耀眼。这是魔力，毫无疑问是魔力！这时候，风在吹，树在簌簌地响，牛蒡在轻微地摇曳，扬科清楚地听到：

“去吧，扬科！饭厅里没有人。快去吧，扬科！”

夜色清晰而明亮，夜莺在花园的池旁时而轻微、时而大声地歌唱：“快去！快进去！把它取下来！”诚实的猫头鹰却在扬科的头上轻盈地盘旋，对他说：“扬科，不要去！不要去！”后来，猫头鹰飞走了，夜莺留下了，牛蒡便大声地嘟哝着：“那里没有人啦！”小提琴又光芒四射……

可怜的扬科缩着身子，缓慢而谨慎地向前移动，此时夜莺又低声地唱了起来：“快去！快进去！把它取下来！”

白衬衫越来越接近饭厅的大门，黑色的牛蒡已经遮不住他了。饭厅的门外听到了扬科有病的肺部发出的急促的

呼吸声。过了一会儿，白衬衫消失了，只有一只赤脚还露在门外。徒劳啊，猫头鹰！虽然你又一次飞了回来而且叫着：“不要去，不要去！”可是这时候，扬科已经走进了饭厅。

在花园池塘里的青蛙突然一齐大声叫了起来，像是受了惊，过后又静默了。夜莺停止了鸣啭，牛蒡也不再低语。扬科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可是恐惧笼罩着他。他在牛蒡里，就像野兽在原始森林中一样悠然自在，现在却像掉进陷阱里那样。他的举动仓皇，呼吸急促而带嘶响，同时黑暗又围困着他。夏天的闪电从东方掠向西方，又一次把饭厅里面照亮，照见扬科匍匐在小提琴的前面，仰望着。可是闪电消失了，乌云也遮住了月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过了不久，一种低微的、像是哭泣那样的声音在黑暗中响了一下，好像有人不小心把琴弦碰响了。于是，突然……

从饭厅的角落里发出了一个粗壮的睡意惺忪的声音，怒气冲冲地问道：

“谁在那里？”

扬科屏住气。粗壮的声音再次问道：

“谁在那里？”

火柴在墙上擦着了，照亮了饭厅。后来……唉呀！我的上帝！传来了咒骂声，殴打声，孩子的哭声和“啊，上帝”的呼叫声，犬吠声，窗内拿灯照亮的人的跑步声，整个庄院一片喧哗……

第二天，可怜的扬科受到了村长的审讯。

他们要把他当做小偷来审讯吗？……那是毫无疑问的。

村长和陪审员们都注视着扬科，他站在他们前面，把手指放进嘴里，睁着一双受惊的眼睛。他又瘦又小，伤痕累累，污迹斑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些人要对他干什么。为什么要审讯这样一个只有十岁、刚能站立起来的可怜孩子呢？难道要把他关进监牢还是怎么的？对于孩子应该有点恻隐之心啊！让巡夜人把他带到一边，打他几棍子，叫他第二次不敢再偷就行了。

那是当然的！

他们把巡夜人斯塔赫叫来。

“你把他带走，给他一顿教训。”

斯塔赫点了点他那愚蠢而粗笨的头，把扬科朝腋下挟，像挟住一只小猫那样，把他带到谷仓里。这孩子不知是不懂事，还是吓坏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像小鸟那样望着。难道他会知道他们要怎样对付他吗？直到斯塔赫把他带进了谷仓，按倒在地上，掀起了他的衬衣，狠狠地打他的时候，扬科才喊叫起来：

“妈妈！”巡夜人每打他一下，他就“妈妈，妈妈”地叫了起来，可是他的叫声越来越低、越来越弱，直到最后孩子沉默下来，再也不能叫“妈妈”了……

可怜的被人摔破的小提琴啊！……

唉呀！这个愚蠢的坏家伙斯塔赫，哪有这样打孩子的？！况且这孩子又瘦又小，身体一直不好。

母亲赶来了，要带走儿子，可是她只好把他抱回家去了……第二天，扬科没有起来，第三天傍晚，他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棉布毯。

燕子在篱笆外的樱桃树上歌唱。太阳透过窗玻璃照了

进来，把金色的阳光洒在孩子的乱发的头上和毫无血色的脸上。这阳光好像一条大道，这孩子的灵魂便沿着这大道渐渐地离去。至少在他死的一瞬间让他走在这条金光大道上，那也是件好事，因为他生前走的是一条荆棘小路。这时候，干瘪的胸中还有呼吸，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倾听窗外传来的村子里的声音。因为是傍晚，割草回来的姑娘们唱起了《啊，在绿色草地上》这支歌，从溪水那边也传来了阵阵笛声。这是扬科最后一次在听村里的音乐了。在他身旁的棉布毯上放着他那把薄木板做的提琴。

垂死的扬科脸上忽然发光了，从他苍白的嘴唇里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妈妈！”

“什么呀，我的儿子？”母亲噙着泪水回答。

“妈妈，在天堂那里，上帝会给我一把真正的小提琴吗？”

“会给你的！孩子，会给的！”母亲回答说；她再也不能说下去了，因为从她那结实的胸中突然迸发出郁积的悲痛，她只能呻吟地哼着：“啊，耶稣！耶稣！”她伏倒在箱子上像发了疯似地号啕大哭起来，就像一个人眼看自己心爱的人被死神抓走而又无法救援。

她并没有救出他来，当她抬起头来再看看她的儿子时，这位小提琴手的眼睛虽然仍旧睁着，但已经呆滞了。脸色肃穆、忧郁而僵硬，阳光也消失不见了。

安息吧，扬科！

第三天，地主夫妇从意大利回来了，同来的还有地主小姐和一个追求她的男青年。那青年说：

“意大利，多美的国家啊！”

“那是一个艺术家荟萃的民族。在那里，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到发现和保护，那真是幸运！”小姐补充道。

白杨树在杨科的坟上簌簌地响着……

（林洪亮译）